

■新作锐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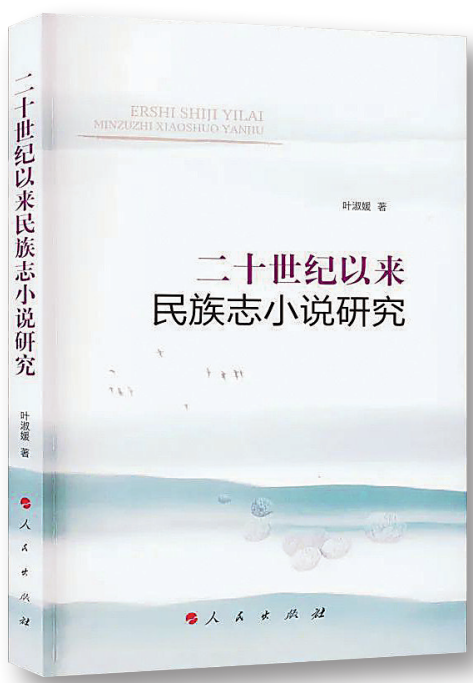
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收获

——评《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

□程金城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叙事方式的多样性是空前的；与之相应，对创作现象的研究范式、批评方法和理论概括也在不断变化着。这种创作和理论双向探索的趋新现象还在继续，特别是小说创作内容的无限拓展性和理论研究的跨学科交叉性，为批评范式的创新提供了各种可能。叶淑媛的《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就是一种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对小说书写新内容新现象的归纳分析，一种批评范式建构的新尝试，体现出鲜明的探索精神和原创意识，是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收获。

该书首先在理论方面有较重要的突破。作者明确提出“民族志小说”的概念并进行系统论证，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有较重要的意义。从章节设置和论述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用了相当大的气力和丰富的资料，梳理了文学人类学学术体系和理论观点，分析了文学人类学的新进展及其可能拓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厘清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从人类学小说到民族志小说的路径，提出了“民族志小说”的概念。这可以说是在人类学的“大道理”下对民族志小说的“小道理”的研究，是在把握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而不是概念的简单推行。作者提出民族志小说的批评应该包含四个维度：一是关注小说具有怎样的民族志书写维度；二是在知识性与审美性融合的维度上重点看小说的艺术审美性；三是关于民族性的超越维度；四是史论结合的批评视野。这些见解都是新颖的，有学理性和理论前瞻性。从“导论”《民族志小说的提出及研究思路》和第一章《民族志小说理论探源》可以看出，作者在理论上颇下功夫，从概念的辨析到学派观点的梳理，再到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志的关系论证，等等，围绕已经遇到的理论问题和潜在的问题尽可能进行探讨，深入思考，解惑答疑，其中的看法多有突破点。



《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叶淑媛著，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在小说批评实践方面，作者做出了切实努力，在细读大量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对民族志小说现象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总结概括和理论抽象。作者认为民族志小说是新世纪小说的新浪潮，为此追溯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这一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书中结合小说作品的具体解读，论证了一系列相关创作现象，这是该书最能呈现“文学性”特质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作者个人感悟和概括能力的内容。这些内容贯穿了民族志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诸如历史人类学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非虚构写作与历史民族志小说的关系，汉族作家“写民族文化”的新探索，边

地书写与族群文化记忆，在神话与现实的交织中探秘民族文化的密码，汉族作家的民族志小说复杂的文化立场，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文学呈现，藏族历史生活图景和民族魂魄的安放，汉族作家与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志小说比较，当代生活认知与民族志小说的关系，后殖民图景中“第三世界”文化焦虑的隐喻，新世纪蓬勃进取与虚无颓废交织的都市文化精神，乡村的文化隐秘，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来自小说文本和创作现象，既具有厚实的基础，又有理论上的敏感。同时，作者对民族志小说的文体作了探讨，同样结合创作实践，研究了词典体新民族志小说、志书体民族志小说、方志体、“地方性知识”与地缘文化心理的诗意描述，等等。可以说，这是目前较完整、有深度的民族志小说的研究和范式探索，其建构性体现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

民族志小说是典型的跨科学、跨领域的交叉研究，如何理解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并生成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难度很大。中国虽然有文史哲一体融通的传统，但是人类学、民族志和现代小说研究，都以近现代以来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基点，其交叉与融通需要与相应的理论修养、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这对研究者是极大的考验。当下，跨界研究在森严的学科体制和固化的评价机制面前是要冒风险的。学术上理性的、有控制的探索是需要的，或者是应该鼓励的，这比那些不断重复、故步自封的所谓研究要有意得多，它提供的启示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学术界应该营造激励创新、勇于探索的氛围，鼓励和支持跨学科交叉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赞赏有学理性的、勇于学术探索的研究，赞赏有学术抱负、自由意识和质疑精神的研究者。也基于此，叶淑媛和她的民族志小说研究的成果值得肯定和赞赏，值得学界与读者充分关注。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书斋札记

让山成为力量的源泉

——读钱声广散文集《与山结缘》

□苗勇

钱声广是一位多产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退休后有更多时间写作，不时有作品见诸报端。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与山结缘》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忍不住一睹为快，想要写点什么。

《与山结缘》共分6个章节，收录了近些年钱声广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60多篇文章，几乎涵盖了山川景色的方方面面：山水、花草、树木、路桥、风雪……山川风物、游鱼细石，皆归笔下，并从人文情怀、人生哲理等角度加以诗意或哲理的提升。总体是游走山水顿悟式的书写，但每篇文风又不拘一格、异彩纷呈。其中，有“一种回忆，一种牵挂”的《乡愁》；有“知道大地渴望，懂得万物期许”的《舞雪人生》；有“去做一次历史和精神朝圣的千年学府”的《走进岳麓书院》……《登山》豪情满怀、快意文字，《大禹故里行》简约古朴、沉郁厚重，《蓝蓝的黄河水》藻饰华丽、深情款款，《心中有座山》回望往昔、浅吟低唱，《丹桂飘香漫满园》文采飞扬、逸兴缥缈……每一篇都不刻意求工，但文字里奔涌的激情和思辨，让人手不释卷。

自古君子喜山乐水，从书中可以看出钱声广对山水的由衷喜爱。他喜欢用脚步丈量名山大川，《黄山观松遐想》《哦，阿拉山口》《走进五华山》《登三清山》《琅琊山漫步》……每当登山时，他都有跃跃欲试的兴奋感，这是一种从骨子里油然而生的喜爱之意，于登山之中感慨自然之美、领略人生风情。“与天地搏斗，与永恒对话，从而获得境界的提升”，这正是登山的意义所在。

钱声广是一个不畏艰辛的攀登者。由书中得知，这位安徽全椒县小钱集的老屋少年，在弱冠之年参军来到川东。机缘巧合，从浅丘地带走出的少年成天与山为伍，也爱上了爬山，或循着弯弯的山路，或攀着峭壁悬崖，感受生命的律动。他心中有一座信念凝聚的山，这是精神力量的象征。哪怕山路崎岖、荆棘丛生，他都不会停下脚步，一切路途都不再遥远，是山校正了奋斗目标。心中的那座山，便成为他一生攀登的力量所在，成为奋发向上的动力，成为走向下一座山的力量源泉。诚如他所说：“人的一生都在登山，有自然的山，有生活的山，事业上的山。但只要有山在，便有了奋进的力量。”

山是独特的存在，存在于亘古，也是人类无法彻底抵达与征服的所在。于大山而言，千年不过一隅，而人充其量不过匆匆百年。山无言，却又承载着一切，铭记着历史。在钱声广的笔下，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让人在领略自然风光之美中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隽秀的文字中感悟到大山的独特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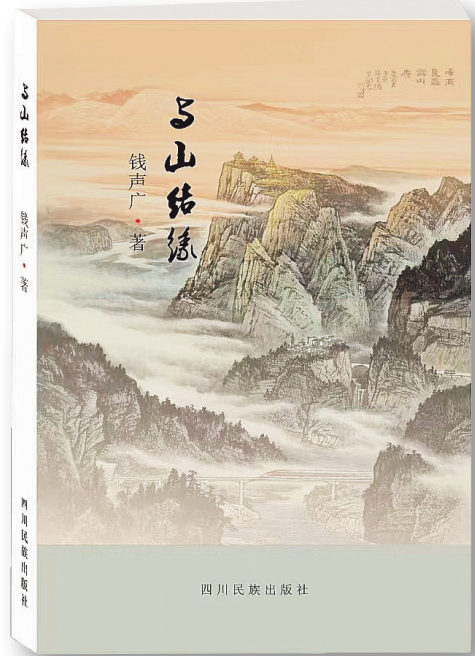
说到该书的特色，我以为那就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如马平在序言中所说：“故乡，是任何一个游子的出发地，也是任何一种乡愁的生根地”，钱声广故乡的瑰丽奇景、四月灿烂的桃花、老屋苔痕、高大的刺槐树、古老的太平桥、美丽的婺源、悠悠的襄水河……无处不流淌着风情，让游子一腔眷恋。文字是朴实而真诚的，作者对家乡美景的自豪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全书60多篇文章都饱含深情，其中有两篇让我特别感动、陷入深思。一篇是《红叶丹心》。自古以来，大巴山都以雄壮险峻闻名于世，忠勇义的巴山儿女世代在这里休养生息、战天斗地。但由于蜀道艰难，即便美丽如光雾山也只能“待字闺中”，鲜为人知。数年前，我曾陪同蒋子龙、吴泰昌、舒婷等作家一起领略光雾山的美景，在漫山遍野的红叶中感悟大巴山的独特韵味，感慨、赞叹大自然的馈赠之美。钱老师在欣赏光雾山的红叶之美时，将巴山儿女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战斗的英雄壮举娓娓道来，巴山红叶便有了新的寓意，光雾山便成了英雄的山，光雾山的红叶便成了革命精神的象征。另一篇是《铁血丹心》。我曾在通江工作过，也曾和张崇鱼先生一道，倡导并修建了誉满全国的红军将士碑林，也同样以红四方面军为题，写过报告文学《丰碑》《历史不会忘记》等作品。光阴荏苒，即便20多年过去了，感受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岁月，也依然令人心潮澎湃。钱声广在《铁血丹心》这篇散文只寥寥几笔，就将革命先烈的战斗形象跃然纸上，傅崇碧将军回乡时乡亲们打探解放军子女消息的场景让人潸然泪下，将通江这块红色土地渲染得分外出色。

《与山结缘》还有另一个特色：小叙事、小话语。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和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钱声广能自觉地将这种写作习惯与传承地域文化有机联系起来，并力求建构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比如书中的《读竹随想》《静心观月》《春到台儿庄》《小满情结》《又是一年小草原》都是小切口、小叙事，但都道出了大文化、大道理。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都曾与山结缘。或似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般陶醉于山水，或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避世于山水，或似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般四处孤旅、流连于山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钱声广却不拘于此，让山成为信念，让山成为力量的源泉，赋予了大山更多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与山结缘》，钱声广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23年7月

返观自然 着手成春

——浅谈诗集《沿着一条河流北上》

□懿小茹

陵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诗人，他的《沿着一条河流北上》归纳起来，有下面三个方面的特质：

乌托邦式的精神美感

陵少的诗中有很多悲悯情怀。都说人类的悲欢不能共通，然而我却能感受到他诗歌中的悲喜、他心灵的丰富，甚至他重建心灵与大自然秩序的努力。陵少的诗中闪烁着现代抒情诗内敛、灵动的色彩，尤其是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光亮。

《低处的神灵》通过一组镜头，从鸡树条、碧冬茄、长春花，再由一只蚂蚁的视角从远景到近景观察蜗牛、大青虫等动物的梦境世界。这个世界是超乎人类的，是诗人切实感受到的生命世界，传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悲悯情怀，诗的最后一句是“这些被眷顾的微弱生灵，何其幸运啊，没有生在乱世”，让人深切感受到诗人与世界的悄然对话，真实而温暖，诗人拥有柔软的内核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同样在《佑圣寺的下午》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春天、麻雀、书生等，最后笔锋一转又回到自己想象中的乞丐：“向乞丐的梦里，/吹一口气，/我想他一定可以，/梦到普希金”，把乞丐与普希金相对比，又互相融合，这是诗人对生活的诗化处理。

俯拾即是色彩美感

在《沿着一条河流北上》中，能感受到陵少对诗歌的热爱，也能感受到他对大自然的喜爱。诗集第四辑《山水之间》全是诗人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途中，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很多诗句信手拈来，很多自然物象从容地成为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比如在《黄河组章》中能明显感受到诗人的审美境界，他对色彩、光影的美学有很强的欣赏能力。《忆昭君》中的情感色彩是明亮的，带着熠熠生辉的白光。《黄河谣》中的色彩是微红色的夕阳颜色，是暖色调，映照了母亲河滋养万物生长的大爱。《库布齐沙漠抒情》是黄色与绿色以及白色相互重叠，折射出诗人对于建设沙漠绿洲的几代人的复杂情感。《乌梁素海狂想》则是莫兰迪色系，色调看似灰暗实则优雅，经诗人的巧妙摆弄，显得宁静温润，营造出足以让人心神安宁的隐秘氛围。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自然”一品中论述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陵少的诗歌美感就是从自然中俯拾，着手成春，色彩与心情相映照，光影与文字相呼应。这是一种平淡、柔和、润物无声的大爱。

看山不是山的含蓄美感

陵少是一个很含蓄的诗人。起初我读他的诗歌，认为比较容易产生疲劳感。他的大爱既是他的长处，也可能是一种短处：悲天悯人太多，就难以看见血性和激情。直到我读到《阿丽亚》，发现自己错了，陵少有血有肉，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人。

《阿丽亚》给我的惊艳，不仅在诗句中，也在情感上。这首诗把一个诗人的爱意跃然纸上。比如，“没有人知道，/你重新回到这里，/在皇古刹的僻静里，/不过是为了怀念一场，/一场从未发生的爱情——”怀念未曾发生的爱情，本身就是个凄美的故事。又比如，“我从路边采一朵栀子花，/捧在手里，/对着群山呼唤你的名字：阿——丽——亚——”从中可见诗人浓烈的情感，一切静态的物不过是为了衬托我对你的爱，日月星辰不过是诗人为爱写下的字符。

我曾问陵少是否真的存在阿丽亚这个人，他说，这是他创造出来的诗歌专用词，是他的倾诉对象，阿丽亚既可以是真实存在的某个女子，也可以是这个世间所有美丽女子的群体形象。我听完哑然失笑，转念一想，这不就是诗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巧处吗？（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鲁44高研班学员）

展现刑警群体无私奉献的风貌

——《刑侦女警》读后

□王兆龙

郭秀景的长篇小说《刑侦女警》刻画了以林筱筱、李木渔等人为代表的刑警群体，表现出他们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他们同各种刑事罪犯进行不懈的斗争，既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能敏锐缜密地侦查搜索和逻辑推理，又有娴熟先进的技术能力。他们从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罪证中追溯犯罪过程，斗智斗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小说前半部分讲述杀人抛尸案、入室盗窃案、抢劫未遂案、变态连环杀人案等的侦破过程，让读者感受到社会平安的背后是因为有警察及其他相关工作者在暗中守护。“岁月静好是另一部分人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读者自然而然会对刑警们产生由衷的敬意。其中格外吸引人的情节是林筱筱在河中发现手臂后，有一双狠毒的眼睛注视着她，继而一棍子将她打晕，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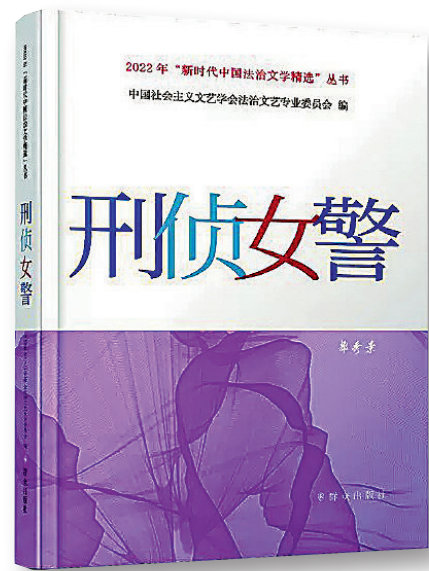
终林筱筱与华小兵同歹徒展开一场恶战，制服了歹徒。

因为作为家的本职工作是警察，书中描述的侦查细节不用雕琢已真实可信，犹如现场直播。在不涉及泄密的前提下，既能让外行读者看得明白、增长知识，也让业内人士读来几乎无可挑剔，足见专业人士写职场小说有着轻车熟路的优势。

如果说案例是必要的铺垫与过渡，在破案过程中展开人物关系，那么到林家别墅被人放火烧毁，《刑侦女警》便越写越顺，越来越有趣，越发贴近林筱筱等人的现实生活，也让人物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发展。虽然读者对林筱筱、黄忠、黄玲玲等人的结局有所预感，但仍然渴望看到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被戳穿伪君子的面孔，坏人坏事被批评和惩罚，看到真善美最终取胜的具体过程。

作品没有把主人公林筱筱写成美女，而是把她塑造成一位外貌平凡的女孩。相反，黄玲玲却写得美艳动人，心灵不甚美好。如此写法避免了把主人公写成完人的俗套，增强了人物的可信度。林筱筱因为品格纯正、能力突出，将调去省厅工作，而黄玲玲因为其父腐败被抓，又因自己心术不正、技术平庸而自惭形秽。两人的命运与前程形成鲜明对照。

刑侦题材小说靠破案过程发展情节，自带悬念，让读者欲罢不能。工作细节写得生动鲜活，蕴含丰富的哲理思辨。战友间的默契配合，有时尽在不言中，令人佩服。他们干实事、不作秀，不警车呼啸、警灯闪烁，也不拉警戒线，尽可能不扰民，不引起围观或炒作，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不引发极端行为，更不搞刑讯逼供；他们心细如发，绝不放过任何罪犯的蛛丝马迹，想方设法破解迷案；他们胸怀正义、光明磊落，勇于牺牲，无



《刑侦女警》，郭秀景著，群众出版社，2023年6月

所畏惧地同罪犯斗智斗勇……

在描绘人物形象方面，作品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林筱筱的业余生活很有个性，养的宠物小乌龟宛如亲密朋友，人与龟同吃同住相依为命，“乌龟属于冷血动物，可被林筱筱养成了温情动物”。闲笔不闲，可谓写出了人与龟之间的特别

感情。林筱筱人生起点高，知识储备丰富，悟性高又积极上进，侦查现场面对尸体就是吓破胆也要硬着头皮壮胆闻尸臭，把任务完成。她外土内秀，本质高洁，初次相亲都不好意思正视对方，只顾低头喝汤。林筱筱可以说是当今青年女公安干警的典型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次要人物，作家也给予精到的关注，例如那个“有点文化元素的杂货铺”店主，仅用几个动作就写出其人有较高职业道德的品质。写男女感情纠葛，以不影响工作大局为限度，把人物心境与梦境巧妙结合进行描述。对不同性格的人物，在叙述中表达爱情，态度鲜明，如写舅妈既有见钱眼开的一面，也有孝敬老人的一面，人性之光在行动中得到体现；送乌龟的小男孩笔墨不多却活泼可爱；李浩然的小女儿跑到“叔叔”床上睡大觉，天真可爱的幼儿形象呼之欲出。老刑警李木渔一向默默奉献，顾全大局，他看透了人性的阴暗，林筱筱从这位“单位熊猫级的宝贝”师父身上学习了许多为人处世的优良品质。

统观全书，主要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情节展开有条不紊，张弛有度，戏剧化场面鲜活逼真；不假不空，亦无枯燥说教，用人物行动和情感力量感动读者，展现出了刑警群体的锐意进取、积极奉献、英勇善战的风貌。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会员）